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七至四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黄嵩齡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公移

徐師曾曰按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辭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其二曰狀百官於其長亦為之其五曰辭庶人言為辭其六曰牒有品已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一

曰關謂關通其事也二曰刺謂刺筆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宋制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今皆不能悉存姑取其著亦列之今制上逮下者曰照會曰劄付曰案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案呈曰牒呈曰呈曰申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大約因前代之制而損益之

耳

移

劉勰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劉歆之移太常文移之首陸機之移百官武移之要也

移屬縣記　漢　宋均

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返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

忠良

移屬縣 法雄

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繇恩信寛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毁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

移書讓太常博士 劉歆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

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弃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

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

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
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
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
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
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
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

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
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
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兹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
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
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
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
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
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

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内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包小大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専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

君子不取也

移成均博士書　唐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寖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髙訓深必訛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鏘訇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訛禮越爵

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為文也為經約乎史賛易近乎彖詩書止乎删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刑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茍不能行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攗其微言紬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奥者廓於天地

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為事吾之視大學又足為西域氏之羞夫足下出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洋洋乎為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墜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戒其屬月厲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學得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

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隨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説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刲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

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恷其施以愁瘢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已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顓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為神危之柰何

吳康齋入鄉祠文移　明　丘濬

竊照為政之道風化為先鼓舞之機實存乎上處士吳與弼學者稱為康齋先生性本沉潛學惟踐履躬耕隴畝不求聞達監察御史涂謙陳述山西按察司僉事何自學撫州府知府王宇屢薦不起後以忠國公石亨之薦英廟特遣行人曹隆禮聘至京授以春坊諭德不就而還卒老於家至今鄉之後進多有聞其風而興起者其亦可謂有功於風化者矣議者或少其無所著述或

議其受知權臣本職以為聖人之教何俟於言語文字之末石亭之薦尤足以驗東齋好德之心及其屢疏求退不受官祿若有逆知亭之必敗則其見機明決尤足多者夷考康齋之父古崖先生名溥以禮闈首選歷任國子司業今康齋没未百年而子孫貧無寸土其家世清白不事生産即此一節亦足以廉貪立懦況其反身踐履佑啓後人之功誠不可泯如此人物而不得專祠於鄉何以為勸今雖將已廢淫祠呈允改為棲神之所

俾有司時一祭享使天下四方咸知為善之人自有身後之益未必無補於聖明之治等因備關具呈到臣查等處士吳與弼江西撫州府崇仁縣人幼有異質讀書窮理累辟不就謂聖賢可學而至則因淳公之言而發憤謂師道必尊而立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四方來學之士不納贄見之儀自食其力一介不苟於取予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天順間英宗皇帝遣行人曹隆齎勅書束帛造其廬與弼不受官職且辭幣帛至京師上召吏

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引見文華殿對云老病不能供職上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屢辭乃允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詔嘉褒歸家進修不倦名譽傾一世雖庸人孺子亦知其賢正所謂聖世之逸民儒者之高蹈相應崇重以勵士風者也再照化民立教惟在於樹之風聲而舉祀建祠正所以昭其德範方其貴近之薦固可以見好德之同心及夫官爵之辭尤足以驗其先幾之特見蓋宣和之疏於龜山

亦無嫌而明堂之留在漢儒為多愧若與弼者其出處不至於失已而學術何待於立言人品如此所宜表章其後嗣淪落於閭閻而香火寄棲於道觀上無以存先朝禮聘之美下無以啟後學仰止之私副使顧應祥欲請道觀之田以供其祀事而鄉民余萬爵等欲以祭田之入并恤其遺孤此可見與弼之賢非惟儒者欲宗其道而編氓亦知所嚮慕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狀

劉勰曰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也

自叙狀

唐　駱賓王

伏奉恩旨令通狀自叙所能某本江東布衣也幸屬大鑪貞觀合璧光輝易彼上農叨茲下秩於今三年矣然

而進不能談社稷之略立事寰中退不能掃丞相之門買名天下徒以黄雛元吉白賁幽興沭少海之波瀾照重光之麗景雖任能尚齒載弘進善之規而觀過知仁異降自媒之旨是用披誠瀝懇以抒愚衷若乃忘大易之譏光矜小人之醜行彈冠入仕釋褐登朝飾懷禄之心効當年之用莫不矜名養利勵朽磨鈍自謂身負管樂之資志懷周召之業若斯人者可勝道哉而修詧察能聽言觀行搶真筌而擇士沿虚談以取才將恐有其

語而無其人得其名而喪其實故曰知人不易人不易知抑又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誠能簡材試劇攷績求功觀其所由察其所以臨大節而不可奪處至公而不可干冀斯言之無愧於從政乎何有若乃脂韋其節乾沒其心說巳之長言身之善靦容冒進貪祿要君上以黍國家之大猷下以瀆狷介之高節此凶人以為恥況吉士之為榮乎所以令銜其能斯不忝今謹狀

歸吳狀 五代韓熙載

熈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
義來朝假身為賈既及疆境合貢行藏某聞釣巨鼇者
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
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
萬世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蒼翠某爰思
幼穉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固罔親於好弄杏壇槐里寧
或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為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經於
泗水寧恠異圖授豹畧於邳垠方酣勇戰占惟奇骨夢

以生松敢期隆印之文上媿擔簦之路於是攖龍頷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築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塲中勁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遥望而盡推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羣姓名遽列於烟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鎚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精韜畧氣激雲霓箕口張而陰電揺怒呼發而暑雷動神驅鬼殿天蓋地車鬬劈歷於雲中未爲蹻捷喝搏蒲於

筵上不是酋豪藴機權而自有英雄伏勁節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既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聿修文教聯顯懿於中土走明恩於外夷萬邦咸貞四海如砥燮和天地岩廊有禹稷皐陶灑掃烟塵蕃翰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共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鄰邦接畛敵境連封一條雞犬相聞兩岸牛馬相望彼則待之以力

數年而頻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更無騷動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順天心次量人事且向明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褁足渡長淮而棄繻泝遥終赴於天池星遠須環於帝座是擕長策來詣天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拔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吴經受素王書傳玄女莫不鞭撻宇宙驅役風雷勞愁積而胜肉生憤氣結而臂彎起一怒而豺狼竄攝再呼而神鬼愁

驚挺鑾鼓而獗朱旗雷奔電走掉燕鋋而揮白刃斗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鼇山破堅毎自於先登敵無不尅策馬嘗時於後殿功乃非矜國家賴如股肱邊境用為保障勲藏盟府名鏤景鐘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寛猛化之以温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緩戸口而恤農事漫灑隨車之雨洗活嘉田輕揺逐扇之風吹消疹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愈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姦宄望風而屏迹佇見秉旄伏

鉞列土分茅修職貢以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壇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洽著況復設庭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鈐危坐願聞於興廢古今英傑孰可比方某才越通津已觀至化及陳上謁罔棄謏才是敢輒述行藏鋪盡毫幅況聞鳥有鳳魚有龍草有芝泉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倫謬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奬善恢聖代之樂賢昔婁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劌草澤陳謀於魯公失范增而項氏不興

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實至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伏請准式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韓熙載狀

修禮書狀　宋　蘇洵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

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牴牾齟齬

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葢桓公薨子般卒没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

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没也其實猶不没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

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蘇轍

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為方今職司無可信欲有興作當别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為國家養材如治民之官碁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又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

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懐此心誰肯徒迋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為職司守令足矣葢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是以古之賢君闗選用職司以責其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葢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税寛卹每事遣使冠葢相望而卒無絲毫

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某官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利今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

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力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富先見茍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

欲使鄉户助錢而官自僱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竝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户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慢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輙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踈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户之

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並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征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庸調與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租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

簡是以中下之戸每得休閑今不問戸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戸則便下戸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𮅆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戸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飢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

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寛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材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

皆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户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為之髙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為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户之役比民為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户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塲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茍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廢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為

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為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而從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畧未見弘

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茍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為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等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貨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說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

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縁可得徒使謗議沸騰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如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没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其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勑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

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布於外水旱凶荒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輙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輙於才性朴拙學問空踈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寛諒其不逮特賜數

奏使輙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
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得聖語申省狀 真德秀

證會某今月十二日上殿奏事未出劄子先隶笏叙謝
蒙恩召除得面清光蒙宣諭曰久聞卿名下有二語偶
不記憶讀至第一劄貼黄口奏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
舜獨為人倫之至者緣其他帝王皆處人倫之常獨舜
處人倫之變故也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

宣諭曰何為人倫之常其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人倫之常也子孝而父不慈兄友而弟或不恭此人倫之變也人孰無父母而舜則父頑母嚚人孰無兄弟舜之弟象則傲人孰無夫婦舜則以匹夫娶天子之女此皆人所難處者而舜能處之各盡其道所以為人倫之至

宣諭曰烝烝乂不格姦某奏此乃舜以至誠篤孝感動之效也如象至為不道然舜親愛之心不為少衰惜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之處象蓋舜不以象欲殺已為怨而

封之有庳既不忘友愛之恩又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象不得一有所為雖有虐民之心而無所施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若陛下所以處濟王者亦如此豈不盡善盡美聖上正色宣諭朝廷之待濟王亦可謂至矣某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若謂此事處置得盡善臣實未敢仰承聖訓陛下不必看其他只看舜之處象者如彼陛下之處濟王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為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

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陛下所以待親王者既有媿於舜終是欠闕處宣諭曰亦是一時倉猝其又奏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當言所以言者只欲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闕處自此益進聖學益修聖德凡處人倫之際曲盡其至庶可掩葢前失異時為有宋盛德之君此臣區區之心也且如漢文帝亦不幸有淮南王之事只緣文帝所為可稱處多淮南王之死又不出其本意所以不失為漢之賢主然不免有此一玷不如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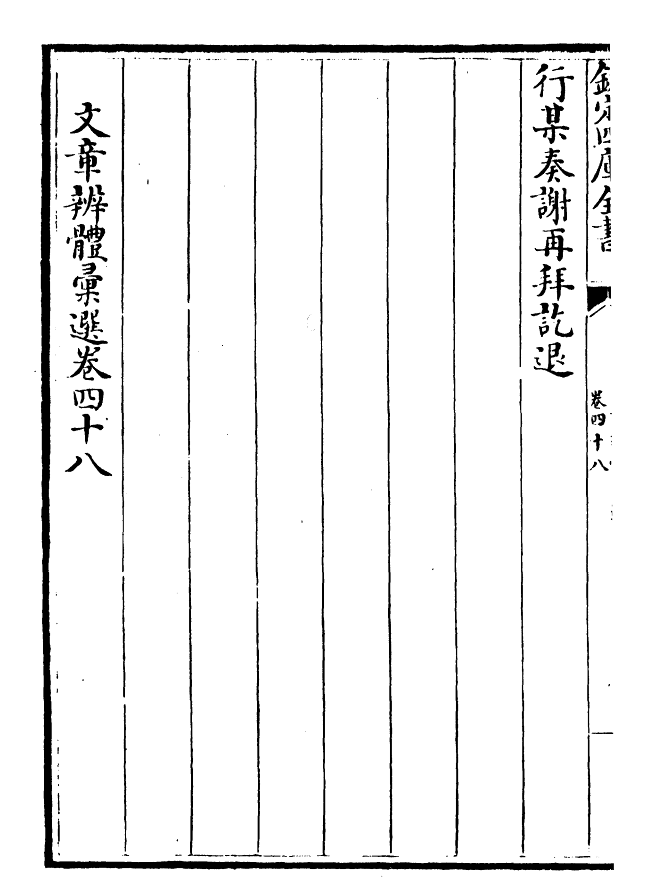
之為愈今陛下處此一事既有媿於舜自今處他事當益加勉勵必無媿於舜可也古之聖人亦不能無過但能補過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其更也如日月之復不害其為聖人王色微有喜意讀至第二劄尾某奏曰人心之所在即天心之所在宣諭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即此意也讀至第三劄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庭置中行於經幄某奏朝廷之上不可無華髮耆德之臣不獨人主賴老成之益朝列

新進之士亦得有所矜式又奏陛下方留心典學若召伯成簡中行三人置在朝廷特賜顧問所益必多如臣晚學恐不足仰裨聖德宣諭曰賢者在朝所益非淺又奏伯成簡皆年逾八十人謂雖召之必不來臣謂陛下若至誠招徠之豈有不至之理縱使不來必能因囊封以忠言上達其益亦自不少宣諭二人何處居某奏楊簡四明人傳伯成泉南人讀至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憒日甚一段宣諭曰監司郡守如何無一廉者某

奏豈可謂全無人但廉者少而貪者多愛民者少而虐民者多耳又宣諭曰然則何以革之某奏若朝廷於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廉者用而貪者黜愛民者用而害民者黜使士大夫知所勸懲則此習何患不革又宣諭卿曾見有何廉吏某奏臣自湖南來所過州郡但見知袁州趙篌夫一介不取真廉吏也又奏將帥掊克軍士因依宣諭曰直是地又曰軍心尤不可失讀三劄畢蒙玉音温然賜諭卿所陳三劄皆忠讜之論當即為施

行某奏謝再拜訖退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八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牒

劉勰曰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温舒截蒲即其事也

為裴中丞伐黄賊轉牒　唐柳宗元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黄少卿漢軍馬

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黄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兎之穴跧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以為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陵犯王畧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恩誅之罪衆輕闘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强弩之初孤

豚償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虚見辱於齊谷宊梯鼠首澀欲寄於犛頭勦絶有時不索何獲其拱稽致命執鋭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僇竊覩上畧總制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儊於羽檄跂足惟事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横

於千里國容不入屢且入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填於左闔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竝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以義烈為已任勳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為家風業傳彝器竝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横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鼔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徽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吕嘉之威行五嶺

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晝速致殊勲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為揚名事須移牒鄰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關

劉勰曰關者閉也出入緣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郡蓋謂此也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　明王守仁

准兵部咨云云擬合通行為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欽依內事理即行都布二司一體欽遵仍轉行鎮守主副參將等官今後除地方機密重情應該會奏者各具本共差一人於批文列會奏職銜其餘常行事務各自行奏報者必須積至二三起以上方許差人亦於批文開坐硃語以便稽考毋得泛填公務字樣若是專為已私假借公幹擅便分給符驗關文掛號并承委人

等越例索要應付定行從公叅究治罪俱毋違錯

咨

復徵曰按說文謀事曰咨事未成而咨訪事既成而咨啟是也一作諮左傳訪問於善為諮也

征藩功次咨文王守仁

准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咨內開煩為查照將征勦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别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

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名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録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

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為重擒斬賊徒為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

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于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别奇功頭功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内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輕重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效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

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

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城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

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

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暐　南昌

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

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

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户所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户所指揮同知高㢠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佖

袁州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應恩　吉安府

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林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鋮　臨江府通

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鍪　瑞州府推官金
昂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瑢　贛州衛正千户
劉鏜　贛州衛正千户楊基　廣信守禦千户
所千户秦遜　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州
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
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
安縣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翱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

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沛汉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

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

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察官文棟材　贛州

府贛縣義官蕭庚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

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𢖍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鰲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司劉遜致仕參政黃繡　閒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參謀驛丞王思　參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頴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

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瓛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南昌府通判蔡讓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宫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四名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内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宫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

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首
飾贓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九分八釐五毫

贓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九匹　驢騾一十三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　金冊二副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三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牌

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王守仁

本院奉命廵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懐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茍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為此牌是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

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

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

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户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户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户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户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庄

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户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若官户不報寫庄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庄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一男子幾丁

某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住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濶量添行格填

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 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 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　名名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勦捕潼寇方略牌 王守仁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勦捕事

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略恐致泄露不欲

備開案內為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賛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險林木蓊翳若雨水洊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提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為散軍之狀實則感

激同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糗啣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自至其地鼓譟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取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賛畫等官各率

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武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遯山谷間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連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為計已獲渠魁其餘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剽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

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為務即今進兵一應機宜悉

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掇去方畧敢有

故違悉以軍法論處

申

復徵曰按晉志申者身也萬物身體皆成就也

申請審編減派文　袁黃

為公採訪廣忠益以圖稱塞事蒙密雲道兵備郭參政

案驗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孫憲牌前事行本道即將

所屬地方軍民利病加意查訪悉心酌議如某事與地方有利在所當興某事與地方有害在所當革某項裁減太過在所當益某項經費太繁在所當損差徭作何均分錢糧作何徵收里甲作何節省驛遞作何調停災傷作何優恤盜賊作何緝寧務要曲盡事理經久可行備造一册仍通行道屬州縣掌印官照以前項各罄所見開陳條欵備載書册具呈該道再加覆議彚造一册俱限一月内送院以憑採酌施行以後果有卓見不妨另

具開報等因備蒙案行到縣蒙此該卑職初至本縣稽
查法制委見經費之外復動里甲條鞭之外又審均徭
實不勝駭愕今蒙前因逐一檢校隨事講求乃知弊雖
百出總有兩端一則立法本善而後官輕變遂顛沛而
難支一則時變役增而俗吏憚更遂因循而過取欲含
糊遷就隨衆習非不惟虛文罔上情所未安兼恐實害
及民弊將日甚謹據事直陳明白上請極知迂腐不合
時宜而志在恤民有如皎日伏願取其不欺之意特賜

准行憐其未諳之才曲為斟酌務使上之所頒布與下之所奉行較若畫一不相矛盾庶政有成規而民受實惠矣為此今備前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申請審録冊稿　袁黄

為遵奉申明律例以裨審録事𠔥職自六月初九日到任本縣審録文冊已經署印縣丞黄惟中申送訖𠔥職清理獄囚逐一研問則見情罪參差深入揑輳服念彌月中心愴然以新官若添成案如山懼茫昧而失情擬

因循而待後閏六月初八日蒙欽差整飭密雲等處兵備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郭案驗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孫為推廣皇仁申明律例理寃抑以消災沴事書冊到縣熟復數過涕泗交零仁人在上奚忍置之本縣獄囚凡一十四起而以所須十六條之例求之則可矜可疑者乃有一十二起焉一夫吁嗟王道為虧而況羅織臧行寃枉過半傷天地之和召災氛之氣恐各州各縣未必不盡然也竊聞申理寃抑當急如救

焚既遇仁人又復何待因推明德意列四欵於前而以
各因審語附録於後極知愚昧凟瀆尊嚴然聞今遵行
猶是部中受教一人之數也敢攄一得之愚少裨五刑
之用為此理合造送并具似由文册伏乞照詳施行

計開

一曰以求生為主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
時蔡傳謂服念者為囚求生道也今臺端所審録者
非所謂要囚乎州縣長吏服膺而深念者豈無其人

但念之而至於五六日又至於十日之旬三月之時則人情所難也書稱臯陶邁種德今人倚刑以作威古人藉刑以種德葢人在死地而吾求其生所可種德者莫大乎是種德而又勇往力行斯之為邁耳前輩謂求其生而不得則吾與死者皆無憾此真長者之言也然校諸臯陶之邁則有愧焉葢真有勇往種德之意則求其生而不得方戚然悲矣安能無憾哉今各州縣所錄之囚皆在十六條末頒之先矜恤好

生孰無是念而良法未布則感觸無由合無准令照依近日申明律例重加研審庶美意之不虛而民冤之得雪一方有賴矣

二曰以原情為據為政規模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是執法而議者齊之以刑也原情而斷者齊之以禮也今讞獄者不惟其情惟其法豈獨民受枉屈抑亦非律意矣如謂律之意止於任法則篇首止具一五刑圖足矣何必備列八禮圖乎唐律釋名云禮者民

之防刑者禮之表二物相須如口與舌我太祖御製
律序云明禮以導民定律以防奸大抵禮刑其初一
物失禮則入刑論罪者須順人情扶禮俗然後可以
立刑夫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
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恬悅似戲喜怒憂
懼辨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諸如此類非精原
其情不能極其理也故先輩謂律法皆擬周易有變
通之體焉今不亮其千變之情而惟執其一定之法

宜是怨氣充塞而災沴迭至也

三曰以名義為教天下之事備於六曹今以名例律冠於六曹之首斯何意哉人生大倫名義為重世道相維名教為先以名義名教為例斷非俗吏所能窺測也昔衛國大亂孔子救之之術乃先正名其存餼羊惜繁纓皆是重名之意前輩嘗言俗吏尚實至人貴名良有以也至於刑之一節則尤貴名不貴實故謂之刑名法立而不犯刑設而不用但以名驅天下

而不試其實此聖人之上願也試檢名例律中如八議應議者有犯職官有犯老弱廢疾收贖親屬得相容隱犯罪存留養親之類皆有維持名義之意編律者以此冠於六曹則用律者亦宜以此意通於六曹可也且一部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何嘗用斧鉞哉不過以名為例耳合無今後審錄宜遵律以名例為主如子為父弟為兄而得罪者稍宜矜恤務使綱常與刑法並行斯為上策

四曰以案牘為迹今日審録所據者案牘耳職謂此粗迹非可據也昔万俟卨斷岳飛之獄招詞累數千言今尚有傳之者豈獨高宗之愚不能察飛之寃煅煉甚工羅織備至即以堯舜之明讀之未有不憤然欲殺飛者豈知其大謬不然也本縣獄詞反覆詳閱自以為極可據矣及拘集證見虛心研問則前後參差有如蒼白之相反者以是知刻吏之不可臨民而所遣查盤尤宜精擇者也閱馬必察於牝牡驪黄之

外而後可以得馬之神斷獄者必不拘成案深文之迹而後可以伸民之枉不然即有仁心且為文法所蔽百死不得一生矣

呈

桂林府崇祀解公縉呈畧　袁袠

為崇祀名宦以勵風教事照得先朝廣西參議解公縉以王佐之才挺名世之運發跡甲科蜚聲翰院受知於太祖高皇帝及成祖文皇帝入掌絲綸獨參機密嘉謨讜

議知無不言一時諸公才氣罕比不幸中遭漢庶人之
讒蔓非日深而忠藎彌篤百折不回一心無變旋罹斥
逐遠竄炎荒始參藩於廣右復投裔於交南孤忠自如
勁氣愈勵竟羅禁岸瘐死幽圄既而天日復明白壁無
玷芳名大節久而益彰本道素懷企慕每切嘆嗟承之
此邦適求先哲雖風流未泯而崇祀尚闕良用疚然於
懷况歷考名宦祠所祀諸公雖政績風節各有可稱然
英聲茂烈皆未有如解公之比者也仰府即將解公官

爵姓氏依式製造木主以禮送入本府儒學名宦祠以稱尊崇先哲激勵風教之意

乞為海忠介公題請建祠呈畧　徐應雷

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海忠介公抗節忘身藉甚肅皇之世起家總憲簡在神廟之心顧惟保障東南之功土人可無崇祀盖茲重地實係天下安危自公下車豁里正賦長之横斂不經無藝之征布人於敵體衙門朝夕登記設或有

不公事件鉅細必知白夼躬巡草礫之間烏府口勞耜耒之衆給工倚辦則猝閤州庫散寄贓以沙餹為名者黄金用力不勞繇虔祀海神感回風而潮汐不沸者五日適當隆慶巳巳水滔天之後不減宣德辛亥米鋪地之時然終不問催科惟勤撫字夏忠靖之日夜經畫而似況守之簡約易行周文襄之撫安軍民而兼胡卿之祛除民害日常鮭菜必出俸錢駐劄衙門不煩供帳羣小側目奸佞甘心一葉還鄉萬民揮淚且碑去思者或

困以干澤立生祠者或藉以納交今則楚相極貧莫弔淒涼之餒鬼羊公無後空招寂寞之忠魂伏望題請賜額勑搆專祠豈徒一時僉議之公實裨萬古風教之大為此具呈云云

揭帖

答撫臺龐惺菴揭 支大綸

蒙檄發洪某不道款目命職廉之叱者諏諸故老貿諸閭閈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

承重委屬轉思維彌日亘夜謬謂茲舉必不可爲亦必不能成請借前箸籌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貴也竟以反坐訖無後詞奚有於卿貳蓋分宜柄國亂政中外側目僕御兖多資產狼籍故嗜死無詞今洪家不過中人門可設雀羅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性命亦濁世之矯矯著聲者也比淫於色附盜以賕爰書則然乃倚政府結臺司譸張變幻鑪鍾所鍊推方爲窳抵金爲礫坐反唇以大逆目莞笑爲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明

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絫會有久近俗士狃旦夕而不究終始覩眉睫而不絫要領若謂茫茫而徼倖於不必然耳愚聞在昔武安侯以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東呂希時宰旨誣其師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執呂殺之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遘死而其子願亦擊死於岳祠王士驪希蔡京旨殺一無辜婦士驪陡死

而京及攸脩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凛凛胡可罔也即邇來路楷趙文華阿黨分宜以白蓮教殺沈錬以失律殺張經以謗訕殺李默時遷事改身伏殺人之法而分宜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睹記亦不足信乎彼蚩蚩者又妄謂分宜事敗乃耳今茲且有無涯之望不次之榮奚呫呫於陳迹為也夫王如之隙於王敦也敦欲殺之而無名乃以意陰授王稜稜即酒中舞劍擊如反命王敦其希榮匈遇謂交手可得而敦乃陽驚曰如吾懿戚

也而稜殺之因殺稜以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為奸雄資徒召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冀哉故守貞蹈義志遂命立即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子者當其得志含穢資噱奄奄苟全論定禍叢百醜羣湊啗妻孥而紲詞對僮役而赧汗矣彼其之子面承風旨力為從臾益其心不附仁義目不知古今逐金帛而覔迷競朱紫而神炫如蠅逐臭如蟯弄丸終身憒憒然聲利是憑且不識禍福安問名義此宣尼所以歎鄙夫不

可與事君也浮雲易散駒隙易馳膏粱文繡終饜螻蟻肌骨毛爪卒歸糞壤獨三寸簡冊皈皈耳目千古不磨奈何汚之又聞諸司怠職倔强議且移牒外郡以竟斯獄則又外矣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爾也念黎庶非法用又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推官溺其職矣臺司既視推官為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已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為臺司之私人而罔敢牴牾然

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皇命持平一郡辟辟宥宥惟三尺是繩即主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他委豈外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遠天命民彝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依違附和有累雅化惟卒全之勿致紛紛

批

批請建講堂呈　王守仁

建講堂以便生員肄業者豈虛文哉感發奮勵見諸生

之有志作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之功況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化之餘尤須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之機准如所議即行起蓋務為經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

批提學僉事邵鋭乞休呈　王守仁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鋭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

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亦
為國惜賢使皆靦顔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況本
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
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
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
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
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茍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
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愴爾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王守仁

看得知府胡尭元始以忠義輿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未有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為大抵能挈矩者必推已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即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畢理苟不渝雖屈匪辱

告示

告示在城官兵　王守仁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賔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産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賔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

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内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撫安百姓告示　王守仁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

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効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諭乞休書隸示　袁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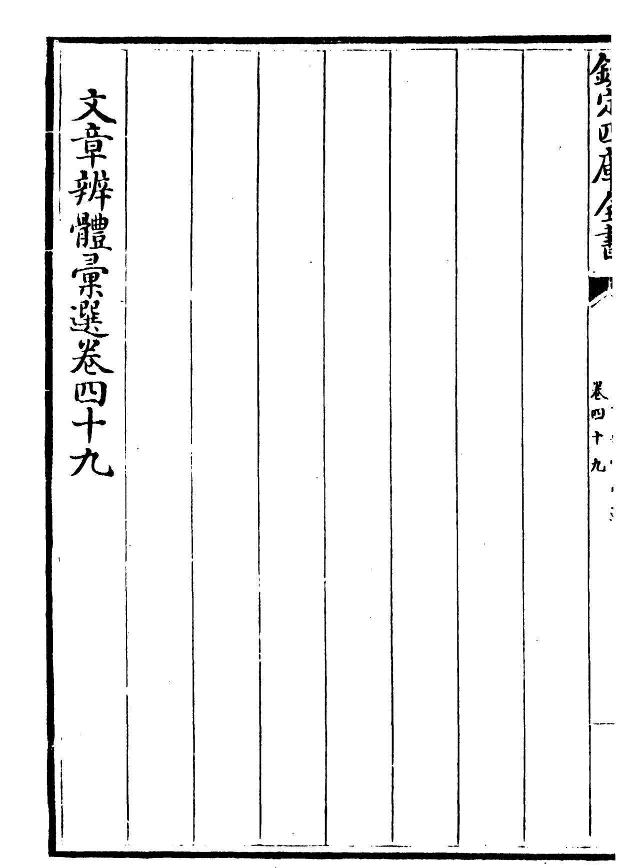
水清苦則獺先遁官清苦則民不樂從爾輩曩時爭求服役本縣有不遠千里而來者今紛紛告退豈苦也乎哉吾與若輩約書手告退者勿得補南人老人告退者聽擇可則留不可則去民壯告退者即時選補皂隸快

手告退者里老報補不許私相授受陰陽生告退者不准門子告退者聽

放免見年里長告示 袁黄

訪得本縣地窪而瘠田之低者其價畝不過三分而常年里長之費反倍之此窮民所以棄產避役而輕去鄉土也本縣酌量調劑已將重夫重馬銀魚等項悉行申革里長不復差遣無事不須呈縣各里錢糧公同十家均催現年之名不須設也葢此名未去則科斂之根未

除合行曉諭停革為此示仰槩縣現年里長知悉永為
遵守毋得紊規以虛體恤之念須至告示者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九